

M. Aurel Ste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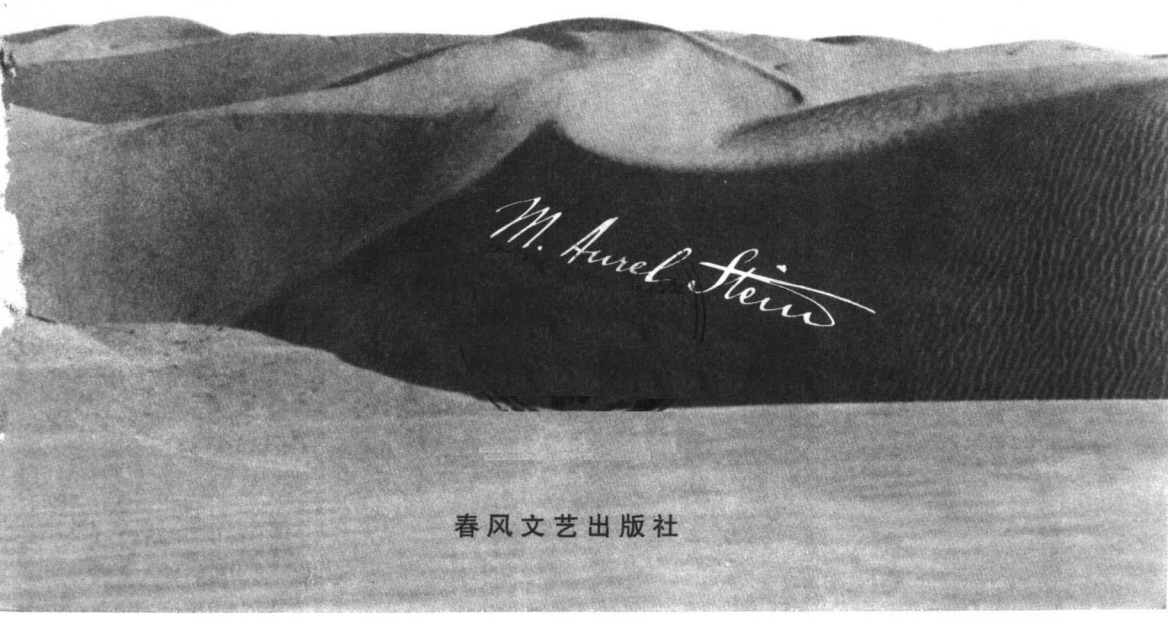
斯坦因 [英] 奥里尔·斯坦因 / 著 伏霄汉 巫新华 / 译
中国探险手记
卷二

春风文艺出版社

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

[英] 奥里尔·斯坦因 / 著 伏霄汉 巫新华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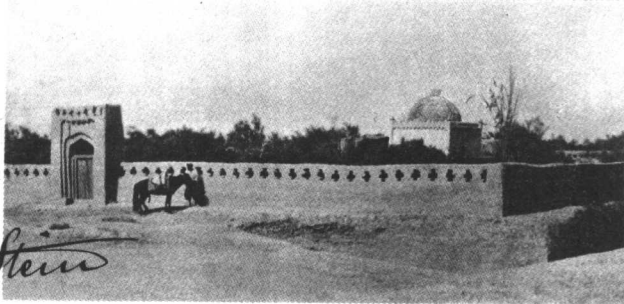
卷二



M. Aurel Stein

春风文艺出版社

M. Aurel Ste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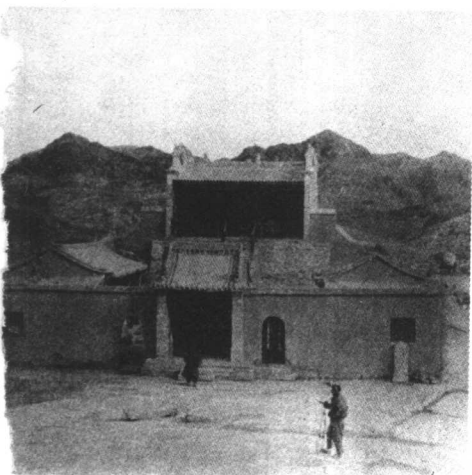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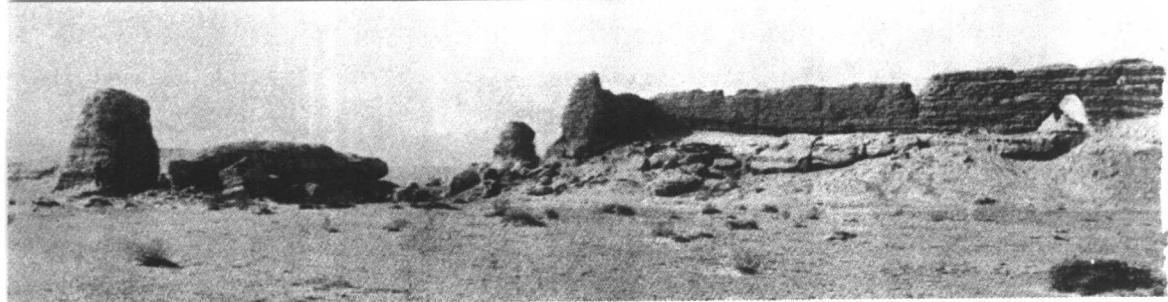
I | 《沙埋契丹废墟记》中译本序

17 | 前 言

卷 一

- | | | | |
|-----|--|---------|-------------|
| I | | 第 一 章 | 从希达斯皮斯河到印度河 |
| 10 | | 第 二 章 | 横越斯瓦特和迪尔 |
| 22 | | 第 三 章 | 翻越洛瓦里山口 |
| 32 | | 第 四 章 | 在吉德拉尔 |
| 44 | | 第 五 章 | 穿越马斯图吉 |
| 57 | | 第 六 章 | 德尔果德 |
| 68 | | 第 七 章 | 阿富汗之瓦罕 |
| 79 | | 第 八 章 | 阿姆河之源 |
| 92 | | 第 九 章 | 从萨里库勒到喀什噶尔 |
| 111 | | 第 十 章 | 在其尼巴格，在喀什噶尔 |
| 129 | | 第 十 一 章 | 去莎车和叶城的途中 |
| 143 | | 第 十 二 章 | 在库克牙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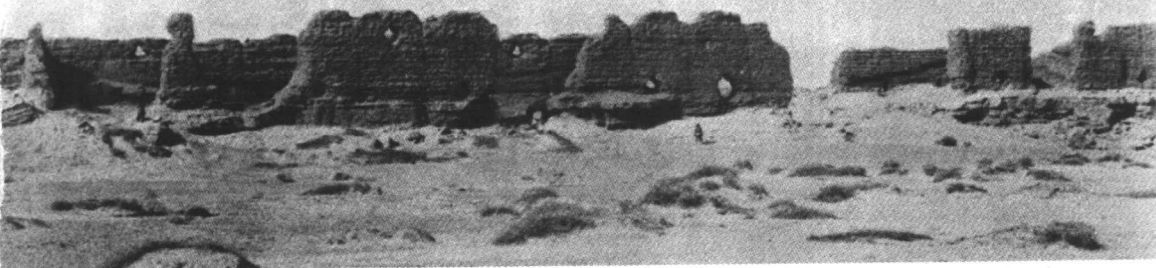


- 152 | 第十三章 昆仑山脚下
- 161 | 第十四章 重返和田
- 180 | 第十五章 赶往尼萨冰川
- 188 | 第十六章 奥特鲁胡勒冰川
- 196 | 第十七章 在喀让古塔格山区
- 214 | 第十八章 和田盛宴
- 221 | 第十九章 和田沙漠边缘
- 238 | 第二十章 哈达里克的神庙遗址

卷 二

- 251 | 第二十一章 达玛沟附近的几个遗址
- 261 | 第二十二章 前往克里雅和尼雅河
- 271 | 第二十三章 尼雅废墟
- 283 | 第二十四章 埋藏的档案室
- 297 | 第二十五章 在废弃绿洲的最后几天
- 305 | 第二十六章 安迪尔河
- 310 | 第二十七章 从安迪尔河到车尔臣
- 321 | 第二十八章 车尔臣河沿岸
- 330 | 第二十九章 在瓦石峡和若羌





343	第三十章	向罗布沙漠进军
357	第三十一章	横穿三角洲
367	第三十二章	首次发掘罗布泊遗址
377	第三十三章	考察古代驿站
382	第三十四章	来自古代垃圾堆的记录
393	第三十五章	艺术品之发现
406	第三十六章	横穿沙漠，到达塔里木
416	第三十七章	沿着塔里木和车尔臣河
428	第三十八章	米兰古戍堡
439	第三十九章	米兰戍堡的吐蕃文书
445	第四十章	米兰古佛寺
455	第四十一章	天使护壁
463	第四十二章	米兰壁画
470	第四十三章	一组喜庆人物图
480	第四十四章	佛传壁画
489	第四十五章	启程去敦煌
501	第四十六章	沿着前人的足迹
509	第四十七章	干燥罗布泊的终结
517	第四十八章	奇异的古河床





卷 三

- | | | |
|-----|-------|------------|
| 525 | 第四十九章 | 走近古代边区 |
| 533 | 第五十章 | 敦煌途中的遗迹 |
| 541 | 第五十一章 | 在敦煌的首次逗留 |
| 551 | 第五十二章 | 前往“千佛洞” |
| 564 | 第五十三章 | 敦煌：困难的开端 |
| 575 | 第五十四章 | 敦煌北面的古长城 |
| 587 | 第五十五章 | 汉代文书的发现 |
| 598 | 第五十六章 | 到达南湖绿洲 |
| 611 | 第五十七章 | 留给后人探索的遗迹 |
| 620 | 第五十八章 | 古长城西段的首次发掘 |
| 630 | 第五十九章 | 踏勘古长城 |
| 639 | 第六十章 | 玉门关的发现 |
| 651 | 第六十一章 | 古长城最大的仓库 |
| 662 | 第六十二章 | 城墙的西段 |
| 674 | 第六十三章 | 古烽火台里的简牍 |
| 686 | 第六十四章 | 返回千佛洞 |
| 701 | 第六十五章 | 揭开藏经洞的面纱 |





- | | | |
|-----|-------|---------------|
| 712 | 第六十六章 | 被封闭的藏经洞和里面的宝藏 |
| 724 | 第六十七章 | 藏经洞的佛教画卷 |
| 733 | 第六十八章 | 巨型绘画和其他艺术珍品 |
| 740 | 第六十九章 | 一座多语种的“寺庙图书馆” |
| 748 | 第七十章 | “千佛洞”的装饰艺术 |
| 767 | 第七十一章 | 安西——西部屏障 |
| 778 | 第七十二章 | 桥子废墟 |
| 786 | 第七十三章 | 万佛峡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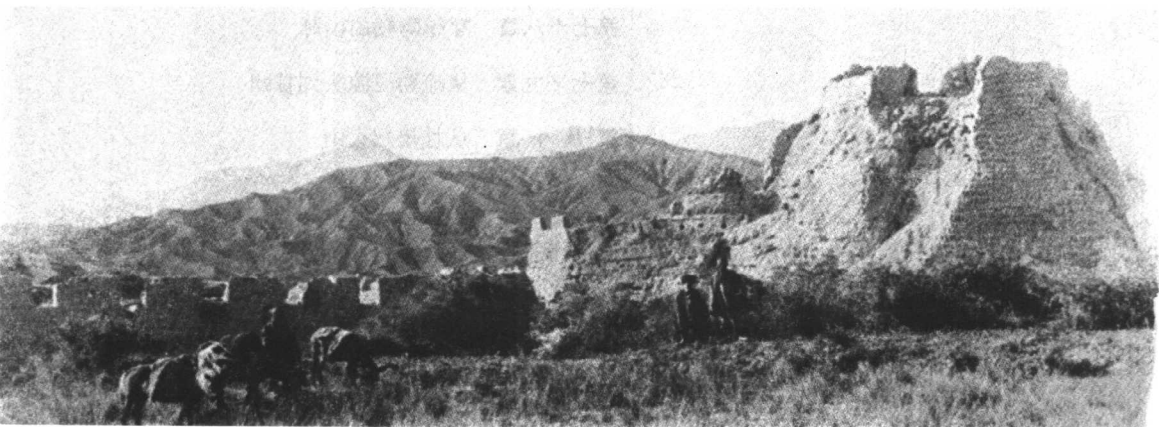
卷 四

- | | | |
|-----|-------|-----------|
| 793 | 第七十四章 | 南山最西边的山脉 |
| 805 | 第七十五章 | “长城”的门户 |
| 817 | 第七十六章 | 肃州和它的“酒泉” |
| 828 | 第七十七章 | 穿越走廊南山山脉 |
| 843 | 第七十八章 | 穿越陶勒山山脉 |
| 857 | 第七十九章 | 从疏勒河源头到甘州 |
| 873 | 第八十章 | 从甘州到天山 |
| 883 | 第八十一章 | 在哈密绿洲 |
| 893 | 第八十二章 | 考察吐鲁番遗迹 |



Q05	第八十三章	焉耆及其周围的遗迹
Q14	第八十四章	从霍拉到库车
Q25	第八十五章	沙漠之海
Q35	第八十六章	在古三角洲
Q44	第八十七章	是盐湖沼泽还是冰?
Q51	第八十八章	在克里雅新河床附近
Q59	第八十九章	更多的塔克拉玛干废墟
Q70	第九十章	从阿克苏到莎车
Q84	第九十一章	和田的准备工作
Q97	第九十二章	普鲁峡谷和扎依里克峡谷
1008	第九十三章	前往玉龙喀什冰川源头
1015	第九十四章	穿越青藏高原
1029	第九十五章	一条古老的山道
1038	第九十六章	寻找英达坂
1045	第九十七章	从昆仑山到伦敦

1053/ 插图目录





M. Aurel Stein

第二十一章

达玛沟附近的几个遗址

奈克·拉姆·辛格正指挥着发掘人员试着挖出一条沟，我那始终保持高度警觉的中国秘书在一边仔细看着，手里拿着笔记本和画笔，随时准备记录偶然被挖出的任何遗物的位置，而我则趁此机会到其他一些比较小的废墟去转转。这些废墟零星地散布在旁边一处3英里大小范围河滩上的圆锥形的沙丘和红柳丛之间。除了塔提地带满地散布的陶片外，这里保存下来的遗迹是一些几乎已被侵蚀殆尽的简陋的小房子，墙壁是用灰泥和灯芯草建成的，清理起来或是寻找文物都比较方便。

但是在这几个小型遗迹的最南面，在被穆拉·霍加称为达拉布赞墩的地方，在一座周围地面被风蚀而形成的小土台（地理学上称之为“雅丹”）上，我成功地发现了一座佛寺。尽管寺庙顶部堆积的沙土和遗物残片还不到1英尺厚，但我们还是从这里挖出了绘有壁画的残垣、灰泥浮雕作品和一些破损十分严重的婆罗谜经卷残片。尽管这些出土文物本身的价值不大，但这个发现却足以给历史添上一条重要史实：虽然这里离达玛沟还不到1英里，但它却和哈达里克以及远处的丹丹乌里克在同一时期被遗弃。这个发现有它自身的价值：它让我更加肯定了我的怀疑，即这几个被同时遗弃的定居点原先虽然依靠同一水源却又相隔遥远的原因纯粹是当地持续的干旱。

这些调查给了我许多机会得以对哈达里克附近的沙漠地区所发生的自然变化进行细致观察,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这里一度布满了村庄。我不止一次地注意到这些干裂的土地(大概就是它们标示了许许多多小型的农业定居点的位置)是如何形成,然后在风蚀与河流的作用下逐渐被掏空的。一些坚硬的黄土小台地比四周的凹地高出了6~13英尺,精确地见证了附近地面的原始高度,堆积在它们顶部不厚的碎陶瓦层和相似的残片解释了为什么在不间断的风蚀下它们依然挺立。在这些土台的四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到处是风蚀后留下的痕迹,像水波对河岸的侵蚀一样明显,这都是风从下面刨蚀后的结果。从不大的居住点上仍然可以发现一些灯芯草矮墙和护墙,由于自身的不牢固,被滚滚而来的风沙铲出了一个个的小坑,正好留住些风沙,覆盖在上面。

环绕在四周空旷土地上的圆锥形沙堆高出原始地面15英尺以上,它们自身紧密结合的结构也说明了同样的现象,团簇的红柳树丛一成不变地覆盖着这些小沙丘,红柳包底部的红柳大多都已经死去,上面的却长得十分茂盛。毫无疑问,正是这些小沙丘造成了红柳树丛这样的面貌。当人类文明在这里停息后,是红柳首先占领了这里,然后负责留住过往的流沙。以低矮的红柳为标志展示着的,我所目睹的这一进程的最初阶段扩散到了整个被遗弃的普那克(Ponak)地区和老达玛沟。一旦扎根,这些红柳便开始为阳光与空气而与不断堆积在它们四周的沙丘作斗争,这促使了它们的主枝不断向上拔高。在它们极力想摆脱沙土令它们窒息的包围之同时,沙也跟着往上堆积。这样,由沙组成的沙堆也相应地变高,变大。

在哈达里克与巴拉瓦斯特之间大约是中点的一个小区域的边缘地带,我进行了一次有趣的考察,通过对一处宽敞的几乎是按时间顺序准确排列的遗址进行观察,我完全明白了上述沙堆形成进程停止的时间。在一座巨大的覆盖着红柳的沙丘脚下,一些被埋的坚硬灰泥浮雕残片从被风蚀了的黄土丘边上显露了出来。通过对这个小沙丘侧面进行发掘,小堆小堆的沙土滑落,我们便可以看到更多的灰泥残片。这些

残片原先组成的浮雕上刻有一些巨大的光环装饰，放置在佛殿里，毫无疑问它们与哈达里克庙宇同属于一个时期。

这些浮雕残片被磨损的情况也说明，这是一些小型的站立佛像和雕花饰边，毫无疑问它们暴露在流沙中遭受摧残已经长达几个世纪，直到附近的沙丘延伸到足够大，以保护所剩无几的神殿，要不然，它们将被风沙破坏殆尽。在它们被发现的地方，水平高度比最近的一个雅丹还要高出大约 3 英尺，而后者比它们本身周围被风蚀后凹地的底部要高出 6-10 英尺。因为这些浮雕残片被埋在圆锥形沙丘斜坡下，大约 3 英尺的差别很明显地揭示了风沙侵蚀的进程。沙丘本身则高出分布有残片的地面足足 16 英尺。

诸如刚才所提及的在附近地带进行的探险，把一切能带走的遗物小心打好包，对那些不能带走的物件拍好照片后重新掩埋，把掘开的所有地面全部填好，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在对主要遗迹发掘和清理的同时完成。就是靠这些不间断的多方面的努力，才使得我在 10 月 3 日上午离开哈达里克的时候，除去一些不得不放弃的东西，已经收获得太多。被我带走的那些经卷残片，足以装满骡子身上的那个大尺码的旅行箱，而这一箱比我前一次旅行的总计所得大约还多了三四倍。

离开达玛沟地带之前，我决定到绿洲南部的地方去找找。穆拉·霍加告诉过我，根据一位村里老人的陈述，有人在给阿古伯火药厂寻找硝石时发现了些“古代文书”，但只把它们当作没用的垃圾扔在原地。就只有这一丁点线索可循，此次可谓一次真正的“寻求”历程，尤其是连穆拉·霍加都对那处遗址一无所知。但这次寻找传言中的遗址之旅还是极大程度上满足了我的考古兴致。

这次旅行给了我十分难得的机会寻访达玛沟主要的绿洲，并且能够考察当地奇特的灌溉状况。当地最近的一个聚居村落马拉克阿拉克便是靠这种灌溉系统兴起的。1901 年我首次接触到这一地区的北部边缘地带，那里灌溉区的移动替换，以及其替换之频繁深深吸引了我。根据当地居民的普遍说法，当时我所探访的那片被遗弃的

田地与居住点，是由一处耕作区转变为现在的样子的。仅仅在 60 年以前，这片耕地已经向南靠近和田克里雅大路方向推进了 8 英里，即从地处沙漠植被带的老达玛沟旧址一下子移到马拉克阿拉干的西北方向。这使我明白了，越来越难以引到足够灌溉用水是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毫无疑问，这一迁移使得耕作区更加靠近水源。这一源自于奴尔（Nura）和托尔特依曼（Tort-Iman）附近山泉的小溪流在皮德蒙特（Piedmont）沙砾层的大斜坡南麓重新露出地表，在夏季洪水来临以前，绿洲就完全靠这条溪流灌溉田地。

这样，绿洲的流动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和愈来愈干旱的气候联系起来，而这一干旱气候在历史上已经如此大范围地影响了中亚地区的地理环境，这在细心的观察者看来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在对亚洲广阔土地发生的巨大自然环境变迁进行系统调查上，功劳要归于我的朋友艾里斯沃特·亨廷顿先生（Mr. Ellsworth Huntington）。基于这一认识，他在 1905 年秋天对和田东部地区进行了细致的地貌考察研究，并且在他那引人入胜的著作《亚洲的脉搏》（The Pulse of Asia）里，特别提到了这一耕作地区有据可依的变化，而可获取的水供应量的减少似乎为这一变化提供了最为简便的解释。

然而，有迹象表明当地特殊的环境很可能也在影响着这一变化。我记得 1901 年在我第一次拜访这一地区时，便有传说在达玛沟那里，耕作区域来回迁移已经重复发生过好几回。在离当前这一绿洲中心往北 6 英里之远的马拉克阿拉干聚居地有一道开口，看起来十分令人好奇，它似乎可以证明这一转向北部的移动已经固定了下来。在去往哈达里克的途中，当我在那里驻足时，我便明白了从 1901 年以来，马拉克阿拉干地区的居民已经增加了许多，而灌溉区正在向老达玛沟地区被遗弃已久的田地的方向扩展着。但对于这片聚居地得以形成并发展所依赖的奇特的供水状况，却是在我从哈达里克南向达玛沟和麻扎—托克拉克—艾肯附近传言中的旧址行

M. Aurel Stein

进后，才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

从哈达里克朝西我们很快到达了达玛沟亚尔（“亚尔”意为梁沟、悬崖——译者），这里很靠近溪流被拦截的地方。水流轻快，却很浅。溪水被截之后通过渠道流往马拉克阿拉干。接着我们沿着溪流向上走进达玛沟亚尔地区的一片芦苇丛生的广阔的凹地，凹地两边紧密地排着长有红柳的沙丘，红柳茂密的枝条业已干枯。凹地看起来像是溪流河床，当时溪流比现在宽得多。大约又走了3英里，我们到达了这片绿洲的东部边缘，眼前的景色也由枯燥乏味、低矮丛林覆盖却又无可收获的沙丘，变得有生气和令人振奋起来。在接下去往南的几里路上，我们将要经过的全是“英坎特”（yangi kent，新村庄——译者），全是大约在20~25年前新开垦出来的。许许多多的沙丘依然挺立在水平地面上。它们上面肯定也曾被红柳覆盖过，但现在红柳都已经被拔去当柴烧了。分散在四周的民宅就经常用这些小沙丘的沙土铺地。除此之外，这里的土地似乎被精心耕作过，小路也用坚实的土墙沿边围着。接着我们绕着绿洲年代较久远的部分往右走。大约在19世纪40年代人们转移到这里，一直到我们正沿着走的沙库勒（Shakul）水渠开辟了通往克里雅的大路。

在路的南面，所有这些耕作过的土地都被称之为“新村”，在过去的30年间逐渐地出现在这片绿洲上。在达什（Dash）的一个小村庄里我发现了一座巨大的绿阴满地的花园，它坐落在一户富裕人家的房子附近，在那里我离开了营地的帐篷。沿着渠道往南又骑行了1.5英里，我到达了大“图格”（Tugh）——大堤岸。通过这条大堤，达玛沟河的水被安全地送到各主要绿洲。

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座横亘在塔里木盆地里极其壮观的工程。将近200码的一座大坝锁住了达玛沟亚尔的前部，大坝构筑的十分坚固，从它湿软的底部向上拔起不下30英尺。整条长堤由夯实的泥土构成，并且每隔一小段便有厚厚的一层灌木枝叶。它的顶部十分宽敞，可容一条大道通过。在南边，一大片水域被茂密的柳树林

厚厚地圈起。这片水域是达玛沟河水漫滩形成的，在这里把水输往各条渠道。溪流流经的凹地向南望去宽阔低浅。达玛沟亚尔的地形很自然地导致河床往北延伸，这看上去很不一样。它在这里所展现出来的是一条恰似鬼斧神工雕刻出的蜿蜒河谷，深深切入松软的土壤，两岸高达 60~80 英尺。它的前方芦苇丛生，杂草蔓延，暗示着这里隐藏着的水源，但看不见有任何流动的水流。

还在哈达里克时我就听说了这座大坝，但只有亲临其境，我才深深体会到绿洲的伟大历史，辉煌的去与现在。听说在我到访的 17 年前，一场罕见的夏季大洪水从山上奔腾而下，冲进达玛沟河床，把这一小段几近千涸的水道冲刷成一个又宽又深的河谷，朝马拉克阿拉干方向向前延伸。

把达玛沟的全部供水引到比它深的“亚尔”具有很大的风险，因为亚尔下切的很深，很可能会使得广阔的绿洲无法得到灌溉。水流被新的河床吸收，将严重影响灌溉达玛沟田地的引水渠的正常工作。因此，在间隔 1 年后，当地的伯克们在克里雅按办(考虑到将绿洲闲置不种要使他遭受损失)号召下，开始共同努力，修建这座大坝。鉴于当地人口稀少居住分散，而且各绿洲间还存在着利益分歧，想聚集到足够多的劳动力，可想而知是一项多么艰巨的任务。另外，除非每年在夏季大洪水期间，也就是当大坝进入维护期间，都得雇用大批人员进行维护，否则大坝很难保持有效的功用。

达玛沟河的水源过去一直靠喀拉苏 (Kara-su') 河和另外一些泉眼的供水得到了保证，那些泉水在夏季大洪水几个月里更是在灌溉田地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而在新筑成大坝又使得亚尔前方的周围地带获得新的水源，使当地额外地获得新的稳定供水。这直接促成了马拉克阿拉干聚居地的形成。这一聚居地的稳步壮大，得益于始终保持丰沛水量的泉眼；也正是因为它们，使得这里新的定居者比达玛沟本身更少的依赖于喀拉苏(夏季洪水)的水量。有趣的是，我们可以断言，滋养着达玛沟各条渠道的喀拉苏河的流量并没有因为新的泉眼出现而下降。理由很明显，后者

M. Aurel Stein

是地层深处的地下水外溢流出的，它们的相对高度远低于供水给达玛沟河的来源于8~9英里外的前山萨依（Sai，戈壁砾石滩——译者）的水流。

对达玛沟大坝的观察帮我弄清了两个有趣的地理事实。有证据表明，达玛沟河再次向公元1840年被遗弃的旧村落移动，而这一移动则是导致马拉克阿拉干聚居地大裂口——亚尔出现的直接原因。要不是这座大坝的及时兴建，很有可能所有可获得的水源都将流向亚尔，而使滋润着现在村庄里土地的沟渠全部干涸。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居民区也会因此而转回古达玛沟人原先居住的地方。后来我在1908年的再度访问使我更加确信，尽管没能得到达玛沟河流的任何水源补给，仍然有足够证据可以证明古老的村落正因为马拉克阿拉干富余的水被转移到旧水渠一线而在重新复活。

除非有能解决问题的大型水利工程出现，否则绿洲将不可避免地受着被抛弃的威胁。这样的命运清楚地表明，耕作区发生变化并不一定是由于气候干旱而导致水供应量下降引起的。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从中学到一种知识，当人类在投入可称得上是历史因素的力量时，当人类去面对这样的变化时必须拥有上文介绍过的这样一种组织能力。假如这样一套有效的水利管理方法没有被介绍给中国人，让他们对那片土地进行再征服，进而促成当地经济的发展，仅仅靠当地资源在达玛沟亚尔上建坝的设想就会因工程太大而无法实施。这么一来，达玛沟的村民们将不得不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独自去面对灾难，而所有的历史证据都说明他们所能采取的拯救方法，就会如同我前面所提到的当地传说那样，被迫迁移使耕作区来来回回不断重复地移动变化。

考察过大坝后，我的向导便带着我沿达玛沟河芦苇丛生的蜿蜒左岸向南走。大约走了1英里多路，我们到达了受当地人敬重的圣地麻扎托克拉克。麻扎坐落在一大片优雅古老的托克拉克艾肯河谷丛林里。再往西一点儿离溪流不到半英里的地方被称之为“老亥特”，这是穆拉·霍加从远处看到过却从未亲自到过的地方。

10月4日早上我开始清理这一小片荒原，大概长200英尺，宽130英尺，明显被严重侵蚀过的一片土地。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我正在挖一堆古代的垃圾，这使我想起了我第一次旅行所挖到的，我至今仍清楚地记着的那一堆令人讨厌的东西。从那仅仅覆盖有1~2英尺厚流沙的堆积层中照例散发着刺鼻的味道，里面还是那些腐烂已久的动物遗体，破烂不堪的粗织物与毛毡，木制的破旧用具，特别是像今天的织布工用的那一种。虽然没有找到预期中大量的阿拉伯茶叶，但一开始发现的纸质经卷残片就足以叫我满足，经文是用汉字和潦草的婆罗谜文字写成的，后者大概是古老的和田人的语言。这些材料及文字记载同样准确地证明了这里与哈达里克应该是在同一时间废弃的，在这一堆废弃物中间，原先必定建有一些小型建筑物，只是现在除了地面及散布其上的土台外，已别无他迹可循。

这一天的工作在晚上终于得到回报。在这片荒原的西部边缘附近有个工人挖出了一堆杂乱的木简，每一片木简的平滑表面都刻有一行汉字。由于长期暴露在空气中，这些木简或多或少有明显的腐朽，而且由于埋在杂物堆里，里边的腐败物质和盐分使得它们外表结了一层外壳。尽管在移动时我们尽一切可能加以小心，这些已经变得十分脆弱的木简还是被弄碎了好些。我的中国秘书也对这些发现表示出了极高的热情。在他的帮助下，我最终还是将大部分碎片拼合了起来。

最后我们收集到不止50件这样的木制文书。木简的大小和形状相差都很大，有的很平滑，两边光滑的表面都写有汉字；有些则像一根根的木棍，四面都写上了文字。其他的仅仅是刻在被劈开的树枝上，通常是红柳枝条。它们仅仅只是把劈开的那一边简单地磨平，写上字。而另外一边则保留原来半边的圆柱形，而且经常还留有树皮。根据蒋师爷所能辨认的木简来看，大都是些歌功颂德的文字，或是简短的命令，或类似于此的各种各样繁琐的文书，记载内容大多与当地的行政管理和灌溉有关。其中有些还写有两种文字：除了汉字，还写有潦草的婆罗谜字体文字，这

种连和田人也不懂的语言似乎是印欧语系中的一种。

不用怀疑，我所发现的这一处出土“废弃文件”的遗址是一个小型的办公场所。一个名叫海依杜拉·霍加（Haidul Khwaja）的年长村民，同时也是为穆拉·霍加提供消息的人告诉我们大约 40 年以前寻找硝土的村民们是怎样地在这一片垃圾堆上挖宝的。这也解释了它们没有得到较好保存的原因。由于没能找到他们所要的东西，仅在一天后他们便放弃了这个废墟，无意间却使这些文献见了光，以至于表面开始腐烂。令人好奇的是，当地传说中还隐约记着这个旧址是官方性质的，因为穆拉·霍加和其他达玛沟的几个老人都知道这个地方叫阔纳二塘（Kone-otang）是“古老驿站”的意思。

有几片刻有汉字的木简上只有月和日的记载，而已经进行的细致检查也没能发现任何记录有我们渴望知道的完整日期。尽管如此，上面所记载的汉字和婆罗谜文字以及 18 个月后在这片遗址附近喀拉羊塔克和哈达里克两处遗址出土的与其记载相吻合的艺术品，便足以表明麻扎托克拉克地区的文物属于唐朝汉族人在塔里木盆地统治的时期，即是公元 8 世纪下半叶。这一推断也表明了达玛沟绿洲与此相反方向的另一个边缘地带——哈达里克等地往下，麻扎托克拉克以及喀拉羊塔克往上，现在的灌溉区域与大片在同一时期被遗弃的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区域间的利益关系。

然而，当我们记起丹丹乌里克那一大片业已荒芜的定居点时，问题便出现了：这片土地被弃的原因。丹丹乌里克我在 1900 年曾去考察过，据亨廷顿先生的调查，这片地区的供水来源与麻扎托克拉克同属于一个水系，那么这两个地区应该在同一个历史时期被废弃。丹丹乌里克地处深入大漠足有 56 英里更北的地方，如果说用以灌溉的供水枯竭是这些旧址荒芜的唯一可能原因，这些地区共同依赖一条水流却彼此相隔那么远，这些废弃情况所出现的年代先后顺序的巧合很令人好奇。大漠中或者在当前的绿洲附近清理过的古遗址中逐渐积累的大量证据，促使我们做出这样的